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52 卷，2011 年7 月

頁143-174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 52, July 2011

pp. 143-174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陳素貞*

An Explosion of Subject Sentiment and
Banter Intension in Bai-Soong Dynasty
Dietary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Poems

by

Chen, Su-Chen

關鍵字：北宋、飲食饋酬、戲謔、反常合道

Keywords: Bai-Soong Dynasty,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Banter, Request and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 中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本文為東海大學2010 年11 月20、21 日「語言文字與文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感謝
陳美朱、楊晉龍及評審教授等提出指正意見，併此修正，再致謝忱。

- 一、前言
- 二、主題與內容情調的豐富變化
- 三、食味與詩興的互涉流轉
- 四、反常合道的戲乞美學
- 五、結論

〔提要〕

北宋時期，因物質文明興盛，加以文人異域宦旅者多，各種食品物類往往成爲書寫與贈饋的對象，因此飲食饋酬詩便特別多；而飲食的分餉本具備禮物的報稱意涵，與傳遞心意的對話特質，因此，透過饋酬，食味與詩興互涉流動，既建構了悠閒自在的情誼關係，也爲北宋開闢了另類創作場域。本文以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爲主的北宋文人詩作爲範疇，首先，就主題內容上，觀察其飲食饋酬如何從日常往來，延伸爲一種遊戲式的生活趣味；其次，在贈與答的循環流動中，觀察其食味與詩味的互涉流轉；最後討論飲食饋酬中，「戲」與「乞」的諧謔趣味及其特殊意涵，以說明北宋文人如何藉由飲食饋酬，展現其反常合道的生活美學。

Abstract

In Bai-Soong Dynasty, food turns out to be a subject matter of poem writing as well as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in scholar social activities because of the prosperous i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raveling away from home. Food sharing and intercourses in social banquet not only present the interest of gift interchanges and reward,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dialogue characteristic of friendship and kindly feeling transmittances. The interference circulating flow of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food taste, and exalted poetic mood intercourses results in a leisure and carefree friendship construction and an open up of alternate creative writing style. In this paper, author intends to explore how the food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is extended from daily life activities to a game-style life interest from Soong Dynasty scholars' poem; followed by an observation on the interference circulating interchange flow of food taste and exalted poetic mood intercourse in the aforementioned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 activities. Banter interest and unusual intention of "Play" and "Beg" will be addressed to illustrate how to demonstrate the life aesthetics of "request and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food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life.

一、前言

「飲食饋酬」指以食產物類及飲品等為對象的贈饋活動與酬答詩作，它是贈物詩的一環，也是傳統贈答酬送類的詩歌之一。

而物質贈饋自周代以來，即是「禮」的核心要義，《禮記·禮器》說：「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¹因此，利用冠、喪、婚、聘…等禮儀，進行物質和文化享受的再分配，以籠絡邦國、貴賤、上下人際之間情感，這就是禮的物質贈送酬答。另外，單是贈送酬答的物難以盡主體之意，故須輔以言辭，這便是《儀禮·士冠禮》中所謂的醴辭、醮辭、字辭——這些辭，都能以詩視之，只不過在這些禮儀中，物質的贈送酬答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春秋時期，因對禮的本質——道德的強化，使得詩（言）的贈送酬答與物的贈答酬送分離，賦詩贈答風氣盛，「言」的贈送酬答逐漸成爲一種貴族的交往話語；同時，以「言」替代「物質」的饋送——如《荀子》所謂：「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²，便在知識階層流行了起來。由於禮的贈答酬送是禮的倫理屬性在日常生活層面實現的具體手段，詩的贈送酬答既由禮的贈送酬答發展而來，也就具備了禮的倫理屬性，所以孔子說：「詩可以群」³。

一般而言，送別人的詩是贈，答和別人的詩是酬，有贈有答則形成唱和。早期有贈詩則必有答詩，蓋贈物活動所涉及的是一種「禮」，這也是法國著名的民族社會學家馬

1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第十「禮器」，頁405。

2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三「非相篇第五」，頁217。

3 以上論見，參考趙輝：〈禮與贈酬答詩的起源和本質〉，《江漢論壇》，4（2008）：106-110。

4 馬謖·牟斯（Marcel Mauss），《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何翠萍、汪珍宜譯（台北：允晨出版社，1984）頁4-6；牟斯對於「禮物」的全面性報稱體系觀念大致有三個要點：其一，在一個全面性報稱體系的社會裡，互相贈饋的人群就像是公有共享的一種財產的「所有權」而不斷地有彼此給與、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其二，這種給予、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就相當於使這些義務束縛下的人及團體訂下了一個長期契約；其三，這種義務，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是物質上互通有無的經濟現象，但實際上他們是代表社會全面的，整體的，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秩序的象徵。它是維護或製造或表現社會階層關係的政治現象。從個人或團體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可以通過這樣報稱性的饋贈而確定、加強甚至創造。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47 ·

投桃報李、贈彤授蕢以來，「贈物達情」便成爲詩歌往來的重要題材與目的，換言之，自周代制「禮」以來，物質與言（詩歌）互爲主客的贈送酬答，便形成了中國士人社會生活樣式與文學創作的雙重互涉。而食物本來是人類報稱體系中最早、最重要的禮物⁵，然而自春秋時代，物質的贈送已大量被「言辭」取代；魏晉六朝因宴飲風盛，飲食贈酬再現；唐代宴飲風盛，然而，以食物爲贈酬的詩歌，大抵在中唐以後，亂離居蜀的杜甫與長期南宦的白居易詩歌中，才有較多的作品⁶，至於晚唐，隱居懷上的皮日休與陸龜蒙，二人以飲食贈答相往來，在「杖擿春煙暖向陽，煩君爲我致盈筐…彫胡飯熟醅

糊軟，不是高人不合嘗。」⁷的優閒情境中，食物不只提供文人另類的交友方式，透過贈酬的報稱往來，也暗示了主客雙方情志的契合與否，同時詩與食的關係，也從宴饗的位階與競賽，流向自由而平行的個體。

到了北宋，因物質文明迅速發展，帶來了感官的驚豔與精神的愉悅，而引發文人「玩物」風尚，所謂「以茲為玩不知老，自適其適誠吾徒」⁸，追求玩物適情成為士大夫重要的游藝雅興，也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贈物詩；然而，「玩物」一則易讓人沉溺而「喪志」，一則在餽贈往返中，易產生交換的價值平衡與道德利益的衝突疑慮，因此士大夫對於「玩物」多半還是持著警惕的心，如蘇軾〈超然臺記〉對於外物之迷惑，便有相當的反思。⁹相對於此，食物一則以果腹與解渴，有其必須消耗之時空性，不若器物

⁵ Lewis Hyde 《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吳佳綺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21-27。Lewis Hyde 引述印第安贈與者，及英國人類學家者溫蒂·詹姆斯對北非的烏克達人的研究，指出禮物的特質在於禮物必須流動才能產生力量，亦即禮物是要消滅的財產，禮物一定要用掉、消耗掉、吃光光，而食物便是最常見的禮物典型，因為它顯然就是要被消滅掉。

⁶ 關於魏晉至唐代贈物詩概況，參見蔡雅寬，〈黃山谷贈物詩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1999）頁6-10。
⁷ 皮日休〈魯望以躬掇野蔬兼示雅什用以酬謝〉，乃答陸龜蒙〈偶掇野蔬寄襄美有作〉所作。《全唐詩》（清聖祖御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卷613 頁7073。以下出於《全唐詩》者，僅以卷／頁標之，不另贅言。

⁸ 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5 頁94。又、文人間相互贈物，從日用之物到文房四寶、書畫器物、古董奇石，乃至動植物等，無所不包。

⁹ 蘇軾強調必須超脫「外物」，方能釐清事物之美惡，而體悟人生永恆的價值；文人對「物」的迷惑，如蘇軾對收集硯台的熱衷，文集中有各種硯台銘文27 篇和16 篇書，高似孫〈硯箋〉亦載蘇軾「昨日見張君卵石硯輒復萌此意，足以劍易之」一事，參見美·楊曉山（Xiaoshan Yang）《私人領域的變形》（文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第四章。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48 ·

可以「令雙荷葉收掌」，成為傳家資產¹⁰；二則食物具日用性，通常非高價商品，難以變賣獲取高利，不若器物——即使贈與往來，也可能成為一種精打細算的交易¹¹；三則器物可獨玩而樂，食物卻以分珍共餉為樂；由此觀之，食物似乎更符合所謂「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詩經·衛風·木瓜》）的道德倫理，收受之間也顯得更為輕鬆愉快。如同前述皮陸二人飲食饋酬所形成的優閒自在的場域情境；這類飲食饋酬所形成的食與詩的關係，既沒有一般宴饗的位階束縛或詩藝競賽，也沒有利益對價的憂慮，雙方的交換與回報，除了食物，便是詩歌，使得整個飲食活動，有了不同的情調發展，因此後來王安石（1021-1086）在一次送裴如晦到吳江時，便以：「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期…文章為我唱，不數陸與皮。」相期表述。¹²以下先就北宋詩人饋酬詩作，觀其主題與情調的轉變；再就其內容表現，探其饋酬之際的場域流轉，及其作為道德情志與生命終極意義之表述。另外，為了別於一般贈答、贈物與宴集之唱答，本文暫以「饋酬」為稱——蓋「饋」之本義為「餉」，有進食於人、致愛意之意；酬則「報」也，有酬謝、

答贈之意，以此凸顯以食物為贈酬之義。

二、主題與內容情調的豐富變化

食物既是身體／生理的基本需求，也是社會報稱系統中，最早、最普遍而重要的「禮物」，而食與詩的交換、轉移，則促成了文人詩作的源源不絕。大體而言，北宋以後文人間的飲食饋贈，隨著異域宦旅與生活需求，愈來愈頻繁，其內容情調也不斷的在變化——從詩歌的「題眼」來看，除了一般「贈」、「饋」、「惠」、「寄」、「送」、「遺」、¹⁰ 雙荷葉為賈耘老妾，見蘇軾〈答賈耘老〉之四，記蘇軾將一幅畫送給貧士賈耘收一事，參見 Xiaoshan Yang 《私人領域的變形》頁150-151。

¹¹ 如蘇軾〈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一詩中，郭祥正把詩和銅劍送與蘇軾作為竹石畫的等價關係，同樣情形，如〈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二首，至於〈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則物與物之間的交易取擇更加複雜。關於宋代文人在器物上精打細算的交易，參見 Xiaoshan Yang 《私人領域的變形》頁148-149。

¹² 王安石〈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之三〉，《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0 冊544 卷6526 頁。以下出於《全宋詩》者，僅以冊／卷／頁標之，不另贅言。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49 ·

「餉」等表達饋贈之辭外，還有「見遺」、「分餉」、「分惠」、「并遺」、「分以為遺」等等

轉贈分享的辭彙，以及愈來愈多的「求」、「乞」、「索」、「戲」、甚至是「頌」等，具嘲

謔意味或特殊情境語詞，這些辭彙的豐富變化，顯現了飲食饋酬的多樣性與因緣、目的與主題、內容的細節變化：除了贈食與人、酬答饋贈、索乞求贈、轉贈分餉，與再答再和外，還有為朋友之獲贈而賦詩答和，以及為詩作交流而附贈食，乃至以食求詩等等各種情況；對文人來說，飲食的饋贈，不只是牟斯所謂禮物的社會報稱系統，與日常性意義的生活方式，甚至超越日常意涵，而成為一種生活趣味與遊戲的性質。大抵而言，北宋詩人的飲食饋酬，大抵呈現三種趨勢與特色：

（一）從日常食事到書簡記事的贈饋往來

以饋酬為書簡記事，在梅堯臣詩中最為明顯，他的饋酬詩充滿日常情事，且直接表現在詩題中，不但開宋詩日常風氣之先，且形成一種散文化的、長篇的詩題。其一，他經常仔細地將贈物數量、日期節候等，記錄在詩題中，如：「九月五日，得姑蘇謝學士寄木蘭堂官醞」、「二月十日吳正仲遺活蟹」、「中伏日，永叔遺冰」、「劉成伯遺建州小片的乳茶十枚因以為答」、「王道損贈永興冰蜜梨四顆」、「玉汝贈永興冰蜜梨十顆」、「黃國博遺銀魚乾二百枚」等；又如「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亦可樂也，輒

以詩寄」、「贈裴直講水梨二顆，言太妙，答吳柑三顆以爲多，走筆呈之」、「裴直講得潤州通判周仲章鹹豉遺一小餅」、「李密學遺苔醬脯，云是自採爲之」、「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等題，記錄了詩人當時交游往來之細節情景；至於「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歐陽永叔」、「許待制遺雙鯽魚，因懷頃在西京於午橋石瀨中得此魚二尾，是時以分享留臺謝秘監，遂作詩與留守推歐陽永叔酬和，今感而成篇輒以錄上」諸題，可以看到食物所牽動的詩人的記憶情感，甚至也留下了家族特殊事件與習俗的載記，如「余之親家有女子能點酥爲詩并花果麟鳳等物一皆妙絕，其家持以爲歲日辛盤之助，余喪偶，兒女服未除不作歲，因轉贈通判，有詩見答故走筆酬之」一題。另外，如蘇軾的〈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和蔣夔寄茶〉、〈寄周安孺茶〉等長篇贈酬之作，不但透過饋酬的對話，回顧了仕宦生涯與不同時期的飲食生活，也記錄了當時的茶史茶事，這些可以說都已超乎了禮的社會性報稱意涵。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50 ·

至於歐陽脩、梅堯臣因「達頭魚」贈答，所引發的對東南海物奇珍的討論；¹³以及梅堯臣因與謝師厚、馬行之、吳太傅等人贈橘往來，而對洞庭綠橘與荊州黃柑所提出的辨識之見¹⁴；以及因吳正仲分餉海物，而對鬻醬所作的材料考察等，¹⁵使得饋酬往反也成爲飲食知識交換的場域。如是，無論贈物的多寡輕重，或因贈饋潮湧的回憶與辨正討論等，都將飲食贈饋從原本單調的酬答報稱，轉向一種日常情趣，並傳達了雙方生活近況——而當他們大張旗鼓的，將飲食瑣事當成重要的詩題時，可以說便已開啓了北宋詩歌日常性題材的書寫，也開闢了另類有別於宴集的食與詩的流動場域。

（二）從滋味分餉到戲作諧謔

飲食饋酬也從滋味分餉轉爲幽默自嘲，使得「戲作」的詩多了起來。如一生窮旅、作〈老饕賦〉自詡的蘇軾（1036-1101）便曾說自己：「雞豬魚蒜，遇著便吃」¹⁶——對他來說，光是「吃」這件事就足以令人愉悅了，因此他的饋酬活動也多了一份以俗爲雅的輕鬆幽默，諸如〈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明月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趙景旻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到官病倦米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戲詠餓子贈鄰嫗〉等，在收與授、詩與食之間，自然形成了一種相互嬉戲的、流動的趣味；甚至後來，文人們善於以嬉戲的態度對待艱困的物質環境而幽默自嘲，蘇軾便以「一詩換得兩尖團」來嘲笑自己的貪饞；¹⁷而黃庭堅在紹聖（1094）以後，面臨無止盡的謫貶與政治迫害時，收到友人寄來的椰子殼茶盃，還相互自嘲：「故

¹³ 見梅堯臣〈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爲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詠〉（《全宋詩》）與歐陽脩〈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全宋詩》6/289/3654）。

¹⁴ 見梅堯臣〈近有謝師厚寄襄陽柑子，乃吳人所謂綠橘耳，今王德言遺姑蘇者十枚，此真物也，因以詩答〉、〈馬都官行之惠黃柑荔枝醋壺〉、〈「前以柑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年襄陽人遺甘，予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吳太博遺柑子〉等詩。

¹⁵ 參見梅堯臣〈昨於發運馬御史求海味，馬已歸闕，吳正仲忽分餉黃魚鬻醬紫子因成短韻〉、〈正仲答

云鬢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等作。

16 蘇軾〈與王定國〉，《蘇軾文集·酬答書啓文》，顧之川校點（江西：岳麓書社，2000）頁538。

17 蘇軾〈丁公默送蝓蚱〉，《全宋詩》14/802/9287。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51 ·

人相見各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¹⁸如果說蘇軾的幽默嘲戲，來自於人生虛幻的認識，那麼，黃庭堅的獨特「戲」味則來自於對現象世界「毛皮剝落盡，惟有真實在」的觀察體悟；¹⁹因此，當蘇軾將禪宗作為一種緩和緊張、消解痛苦的藝術創作方式時，黃庭堅則秉持「平常心是道」的精神，而將治心養氣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他甚至以「頌」體作饋酬詩，如：〈答楊明叔送米頌〉、〈謝張寬夫送櫻耳頌〉、〈乞筭於廖宣叔頌〉等，於是而有：「不須天下求佛，問取弄臭脚漢」、「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等，²⁰禪趣十足的俚言俗語，而形成的一種所謂「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

（三）從賓主雙方到多人次的次韻往返

飲食饋酬從賓主雙方到多人次的次韻往返，如黃庭堅（1045-1105）從元豐八年（1085）到元祐二年（1087）間，以茶為贈酬唱和的詩便有十六首之多；而透過贈饋分餉與不斷的品茶、論茶、詠茶，使得他產生了許多「次韻」之作，如元祐二年的〈雙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復次韻戲答〉、〈戲呈孔毅

父〉、〈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等一系列同韻之作便是，由於贈茶次韻往返，黃庭堅很快的與其他元祐詩人建立了密切的情誼關係，同時，也使得產於家鄉洪州分寧的「雙井茶」，被推上「草茶第一」的地位。如是，輾轉和酬的次韻作品，將食與詩的場域流轉與交遊網絡功能發揮至極盡。

回顧北宋，由於飲食文化迅速發展，加以文人因宦旅等時空移動頻繁，他們接觸、紀錄、書寫飲食的詩文本來即極多，飲食贈酬自然也成為他們生活與文學互涉分享的重要環節；既不同於宴飲上的詩藝競爭與應酬式的報稱往來，其食味與詩興的分合凝聚，也建構了另類自由流動的交誼關係與幽默自嘲的生活哲學。

¹⁸ 二句分見《全宋詩》：黃庭堅〈以椰子茶瓶寄德孺二首之一〉、〈答許覺之惠桂花椰子茶孟二首〉17/998/11444。

¹⁹ 黃庭堅〈次韻楊明叔見錢十首之八〉《全宋詩》17/992/11406。

²⁰ 以上依序見黃庭堅〈答楊明叔送米頌〉、〈又答寄糖霜頌〉17/1024/11708。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52 ·

三、食味與詩興的互涉流轉

有贈有回是禮之常態，而對中國人來說，食物又是平常的交談話題，因此任何形式的飲食互動，都兼具了傳遞心意的「對話」特質，美國社會學家弗里德里克·J·西蒙

(Frederick J. Simoons) 在〈中國思想與中國文化中的食物〉中，甚至把中國人視為有著食物中心傾向文化的民族，他說：

他們不僅有著廣泛的食物選擇範圍，而且可以在所有的社會層面發現對美食的關注，而這一點也反映在通俗得問候語「你吃了沒有？」當中…食物不僅是平常的交談話題，而且經常是支配性話題。²¹

此漢魏以來，文人的宴饗集會便一直帶有集團認同的儀式作用，²²至於北宋，則更進一步成為彼此「溝通哲學思想、政治理念、編織人際網絡、進行文學創作、遊戲娛樂、交流情感」的場合²³，宴集詩藝競爭也愈加熾熱，所謂：「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歸引」、「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誰破淮」，²⁴主客雙方必須在文學上能應對往來，才能得到宴饗樂趣，因此也相對的局限了參與者。

相較於此，帶著私人性的日常食物的饋酬往來，其主客之間與飲食的場域氛圍很不同，作為社交網絡媒介的食物外，它提供文人另類交游與寫作的情境，尤其在胡馬越鳥的飄旅生涯中，無論：「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或：「感君特地貽乾栗，知我猶能咬石蓮」，²⁵飲食饋酬跨越時空，形成絲縷不絕而相濡以沫的情感關係，而食味與詩興交

²¹ 美·尤金·N·安德森 (E. N. Anderson)，《中國食物·附篇二》，郭于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265。

²² 關於贈答詩的緣起發展與漢魏時期贈答詩的特質意義等，參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台北：里仁書局，1997）。

²³ 熊海英，《北宋文人的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又，熊海英考察北宋文人的集會，將之分為怡老真率會、曝書會、茶會、中秋聚會、詩社等五類。

²⁴ 唐庚〈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全宋詩》23/1325/15036。

²⁵ 二詩《全宋詩》：歐陽脩〈梅聖俞寄銀杏〉6/286/3630，李光〈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 荷其厚意 戲作長句謝之〉25/1425/16434。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53 ·

替流轉，建構了更自由、隨興的情誼關係與詩意生活。

北宋飲食饋酬數量極多，主題內容也不斷的變化；而無論因贈饋而賦詩，或因詩而饋食，贈饋活動不只提供了雙方飲食經驗的交流，也形成了一種不在場滋味分享。另一方面，贈饋雖不必然有詩，而受贈者大抵有詩；有時一次贈饋引起多次的唱酬往返；有時食物再經過轉贈、分餉，而形成多頭交錯的酬答網絡，乃至延伸到未參與贈饋事件的第三者，甚至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或為了賦詩交流而附帶贈食，或以食求詩等；如是，透過贈饋活動的互涉往返，發揮了禮物的「瑪那」靈力，²⁶形成一場場流動的詩歌場域，也構成了食／詩味與詩／食興的逾越相生。以下就禮物／食物的人際報稱網絡，以及食味與詩意的雙關互涉中，觀北宋文人如何以嘲謔的生活態度，隱現其追求個體道德與生命終極之意義。

（一）對話與報稱的贈饋美學

食物本是人類報稱體系中最早、最重要的禮物，然而中國自春秋時代，物質的贈送

大量被「言辭」取代，因此文人間的飲食贈酬便少了，迄於魏晉六朝，因宴飲風盛，飲食饋酬再次現於詩賦中；中唐以後，因亂離、南宦而長年羈旅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有了較多酬答贈食的詩；直到晚唐皮日休與陸龜蒙，以一種悠閒自在的情境，相互贈酬，使得詩與食之間展開出一種別於宴會的詩藝競賽與平行流動關係；透過詩的酬唱往來，食物不只提供文人另類的交友方式，也暗示了主客雙方情志的契合與否。而北宋因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文人間物質的贈餽酬答隨之興盛了起來，其中「食物」也因飲食文化的迅速發展，很快的成爲文人談論的主題與對象——除了宴集上的議論外，透過贈酬交流的更多，所謂：「投我以建溪北焙之新茶，報君以烏程若下之醇酒」、「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或者「欲雕好語略爲報，但愧新詩如有神」²⁷…飲食的贈酬往來成爲文人日常關注的常事，也幾乎佔了贈物詩的大半。

一般來說，贈物者雖不必附詩，收受者卻要求以詩酬之，此歐陽脩說：「聊效詩人²⁶「瑪那」指禮物的魔力，即「禮物」具有一種靈力，可以讓它不斷的轉移而產生力量，也形成雙方的約束力。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頁22。

²⁷ 以上《全宋詩》：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僕答以酒〉，27/1538/17459；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16/925/10865。曾幾〈曾宏甫到光山 遣送鵝梨淮魚等數種〉29/1656/18556。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54 ·

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²⁸蓋贈物活動所涉及的，是一種「禮」——《禮記·樂記》所謂：「禮也者，報也。」²⁹的本質，而詩與食的流動，首先便是透過禮／禮物的投桃報李，構成互涉與循環的密切關係。

大抵而言，北宋以後詩／言在贈饋活動中愈來愈重要，所謂：「書尾自題知遠意，筆頭親答厭多談。」³⁰由於食物的往來既具日常性，又極爲頻仍，使得飲食饋酬往往能替代書簡，傳達雙方生活近況與其他訊息，如強至（1022-1067）〈張升甫惠新筍，走筆代簡謝之〉、李新〈居中饋薏苡青頭雞，小詩代簡〉、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等；而由於詩的內容多環繞在贈物身上，因此「代簡」的功能大多直接表現在詩題上，呈現一種日常記事的短文，如前述梅堯臣的諸多酬饋詩，至如趙鼎臣（1068-？）〈時可屢欲嘗白酒，會有客饋余，因分以餉之，既而惠詩譏酒器之隘，因復次深字韻爲答，時可新買舞鬢甚麗而尚稚，故云〉之類，甚至已然成爲一種敘事與對話的空間——酬饋詩的功能超乎了禮的原始意涵。

其次，詩雖然是因物的贈饋行爲而起，卻往往成爲贈饋活動中的主角，如晁說之（1059-1129）〈高二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韻爲謝〉一題，作者特別強調長句與次韻的往來，詩的交流彷彿成爲最重要的事，又如梅堯臣〈晏成續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爲謝〉一題中，³¹隨著雙井茶而來的「近詩六十篇」，當然也不只是爲了致贈禮物而作；因此，除了「作詩謝之」、「以詩報之」…等，明確表達以詩爲報稱的詩歌外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以詩送~」、「以詩惠~」等強調饋詞、反客爲主的詩題，禮的主體：食物，反而變成文學交流的媒介了。再者，即使回贈以物，仍須酬之以詩，所謂：「嘉名已著上林賦，却恨紅梅未有詩。」這是梅堯臣友人行之送枇杷并詩（體辭）給他，梅堯臣回贈紅梅之餘，又作〈依韻和行之枇杷 予送紅梅與

之)所言,有趣的是,行之得詩後,又再次和詩回贈,於是梅堯臣再作〈送紅梅行之,有詩和,依其韻和)酬之——枇杷與紅梅二物的往返,產生了四首詩,使得贈酬活動餘波蕩漾,食味與詩味也回味無窮。

此外,如呂大忠送文彥博(1006~1097)咸陽水梨,文彥博以太原鳳棲梨並詩回

28 歐陽脩〈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全宋詩》6/295/3717。

29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第十九「樂記」,頁632。

30 梅堯臣〈李廷老祠部寄荊柑子〉,《全宋詩》5/260/3297。

31 梅堯臣〈晏成續太祖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為謝〉,《全宋詩》5/256/3153。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55 ·

贈,卻特別申明「非報也,欲校其味耳」,³²於是又作〈承惠梨栗,前詩止及梨,今并及之,荒詞喧黯又增戰栗?〉一詩;³³又或蘇轍(1039-1112)〈宋城幸韓秉文惠日鑄茶〉與〈次前韻〉、〈以蜜酒送柳真公〉與〈次韻柳見答〉;或黃庭堅〈趙令許載酒見過〉、〈和答趙令同前韻〉、〈謝趙令載酒〉三首……類此,一系列的饋酬往返,造成了食與詩的循環流動,而賓主雙方彷彿也展開了一場不在場的食與詩的交流;於是,詩不但是一種可以即刻的回報,更是一項挑戰,可以一再的輾轉酬唱——造成了牟斯所認為的,禮物的交換、轉移會產生一種「瑪那」靈力。至於像黃庭堅收到何十三送蟹而歌曰:「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食蟹後繼作詩戲之:「恐似曹瞞說雞肋,不比東阿舉肉山」³⁴,則食物被「吃掉」的過程中,又會產生新的感官經驗,滋味與詩味再度凝聚,促發詩人新的創作靈感,於是產生不少「依韻和酬~」、「次其韻」、「次韻和~」、「~用前韻」、「~和前韻」,或者「再答」、「再和」³⁵……之作,詩與食的關係再次超越了原先「禮」的報稱,形成一種循環互動,這也是Lewis Hyde 在《禮物的美學》中所強調的:禮物有「保持流動」、「不斷游走」的特質³⁶,而我們可以在黃庭堅的諸多茶詩贈酬中得到例證。由是,飲食饋酬固然是一種食與詩互涉的投桃報李,卻也同時隱含了主客雙方接納與詮釋的循環美學。

(二) 從轉贈分餉到「醉翁之意」

轉贈與分餉是食物消滅的方式,而根據Lewis Hyde 的說法,「禮物一定要用掉、消耗掉、吃光光」,而「食物便是最常見的禮物典型,因為它顯然就是要被消滅掉」³⁷—

32 文彥博(1006-1097)〈蒙惠咸陽水梨,極佳快陶隱君謂梨為快果太原鳳棲梨少許,納上,非報也,欲校其味耳,呂大忠運使惠〉《全宋詩》6/277/3537。

33 文彥博〈承惠梨栗,前詩止及梨,今并及之,荒詞喧黯,又增戰栗〉《全宋詩》6/277/3537。

34 二詩句見黃庭堅〈謝何十三送蟹〉、〈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全宋詩》17/995/11427。

35 如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隻井并簡揚休〉與〈再答冕仲〉、〈謝景叔惠冬筍雍酥水梨三物〉與〈再答景叔〉等。

36 禮物「從不停下來」是人類學者布洛諾斯基·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對西太平洋島民交換制度的特性說明,以上見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吳佳綺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27。

³⁷ 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頁27。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56 ·

一如是，我們看到許多贈饋活動多了轉贈分餉的情況。當然，這些轉贈大都基於一種滋味與情誼的因素，如梅堯臣分餉楊公懿所得穎人糟鮑予楊叔恬所謂：「云誰得嘉貺，曾靡獨為享。乃知不忘義，分遺及吾黨。」或者范純仁（1027-1101）將他人惠贈的酒分餉給張伯常而說：「獨酌雖甘少遺味，懷友思賢動深意。」又或韋驥酬謝張侍郎分惠賜冰所說的：「蝸廬窮處厭煩酷，嘉惠分霑幸尤甚。」³⁸……有時他們也分享彼此對某種特殊的、陌生的異味的認知與心得，如歐陽脩將北州人的達頭魚分贈梅堯臣，故梅堯臣作〈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為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詠〉一詩，表達其「枯鱗冒輕雪，登俎為厚味，向來昧知名，漁官疑竊位…」的看法³⁹，這也是饋酬詩作的重要主題。

大體而言，轉贈分餉，使贈饋活動多了第三者，無形中促進食味的傳播與人際脈絡關係；如李廌（1059-1109）〈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一題中，長沙貓筍本由董耘饋予李廌，李廌再轉贈第三者：太史公范淳夫，太史公因筍寓意，作詩為貺，有所謂：「一枝未許塵鞍掛…君王玉食願時供。」李廌即和之，寓自興之意，且述相知之情：「…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共宰夫供。」其後又有秦少游之和：「…論羹未愧蕁千里…滿苞時賴故人供。」⁴⁰——整個贈酬和詩，無論滋味、寓意的分餉，都從始贈者董耘轉移到了第三者，甚至第四者的和酬上。再者，如唐庚（1071-1121）〈郡人獻筍，守以分餉邵察而吏獨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篇〉一首，雖然詩中表達「自知吾免矣…相對一笑莞」自寬之意，然而所謂：「出少顏面生，未熟城市眼。爭席人相忘，饋肉禮非簡。」詩人對於「不出既久而人忘之」的處境，畢竟不免感慨。⁴¹可見分餉轉贈之間，還隱含了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否。

³⁸ 詩句見《全宋詩》：梅堯臣〈楊公懿得穎人惠糟鮑分餉并遺楊叔恬〉5/249/2981、范純仁〈梁貺之惠酒，分餉張伯常朝議〉11/621/7407、韋驥〈謝中書張侍郎分惠賜冰〉13/727/8421。

³⁹ 梅堯臣〈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為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詠〉，《全宋詩》5/260/3321；其後歐陽脩還有〈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一詩答之，《全宋詩》6/289/3654。

⁴⁰ 李廌〈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全宋詩》20/103/13629。此「長沙貓筍唱和詩」，又見李廌，《師友談記》，孔凡禮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5。

⁴¹ 唐庚〈郡人獻筍，守以分餉邵察而吏獨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57 ·

其次，在贈饋活動的滋味交流中，還有另類的第三者，如蘇頌（1020-1101）奉杜太傅之示所作的〈太傅相公以梅聖俞寄和建茶詩垂示，俾次前鈞〉一詩，⁴²至於蘇頌自己也曾經次韻過李公擇送龍團茶給黃庭堅的詩，以及李公擇謝黃庭堅轉贈文潞公密雲小田

的詩，⁴³並且還特別注明：「魯直，公擇之甥」，⁴⁴因此黃庭堅又謝詩曰：「不待烹茶喚睡回，天官兩宰和詩來」；⁴⁵又如王安石次韻吳正仲得故人寄蟹之謝詩，所謂：「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當時吳正仲遭謫官，故王安石藉此表達宦旅相持之意；⁴⁶而蘇軾在海南的〈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一詩，則欲將近況同時告知另一友人，故一詩二呈；此外，如趙鼎臣：〈方時敏以茶餉李蕭遠，因作詩止茶，其弟元若允迪聞之，謂茶不可止，和其詩復以茶二餅寄其兄，三子皆余所善也，時敏既止茶不當復仇允迪之餉，而蕭遠巍然亦不得以獨饗也，故次其韻以請二子〉、〈既和時敏止茶詩矣而允迪所餉猶未及請，再次韻求之〉、〈允迪和詩，吝茶弗出而約以棋取之，再次韻〉三首，乃源於方時敏三兄弟止茶、贈茶一事，而趙鼎臣因「三子皆余所善」，遂自次其韻，表達己見。這些物與詩的輾轉贈和，從賓主雙方擴及第三者、乃至第四者，不只是滋味的交流分餉，也是交誼網絡的再次建構，及文學群體的繫聯與擴張；而贈饋活動中溢出的第三者，不只是北宋贈饋活動所出現的特殊現象，也見證了當時文人饋酬風氣的興盛與蓬勃。

前述，食物不若器物或藝術品之便於等值取換，然而有名的詩人——如蘇軾的詩文作品，卻是當時人所爭相牟取、典藏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說蘇軾：「…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⁴⁷而文人因贈饋必酬之以詩，因而透過日常的飲食贈饋，產生了另類的交換，趙令畤〈侯鯖錄〉則載韓宗儒以蘇軾簡換羊肉的故事：

篇〉，《全宋詩》23/1324/15029。

⁴² 蘇頌〈太傅（杜）相公以梅聖俞寄和建茶詩垂示俾次前韻〉，《全宋詩》10/524/6352。

⁴³ 見蘇頌〈次韻李公擇送新賜龍團與黃學士三絕句〉、〈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田一絕〉二首，《全宋詩》10/529/6402。

⁴⁴ 見蘇頌〈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田一絕〉：「小團品外眾茶魁，宅相分從宰相來」句下注，《全宋詩》10/529/6402。

⁴⁵ 黃庭堅〈吏部蘇尚書右選胡侍郎皆和鄙句，次韻道謝〉，《全宋詩》17/1013/11566。

⁴⁶ 王安石〈吳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韻〉，《全宋詩》10/553/6599。

⁴⁷ 北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呂友仁點校（北京：新華書局，1997）頁42。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58 ·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饜饕，每得公一帖…換洋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院…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⁴⁸

這些雖是玩笑語，卻透露了食物與詩文贈酬關係的顛倒互涉，使得飲食饋酬產生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有趣現象。他如元祐六年，蘇軾在穎州，歐陽季默送了二丸油煙墨，蘇軾因作〈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酬之，歐陽季默得詩後，第二天又送來了二十斤重的大魚，再次求詩，此蘇軾〈明日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一詩所由，⁴⁹顯然蘇軾頗知對方送大魚的意思；後來趙景旼以詩求東齋榜銘，蘇軾遂反「求分一壺作潤筆」，而曰：「我老書益放，筆落座驚掣。欲

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⁵⁰雖然蘇軾拿淳于髡相比，戲謔自己求索之微，事實上他是頗知道自己詩文價值的。蘇軾以詩求分壺為潤筆，趙鼎臣也應友人楊時可的要求，以詩償酒，因此〈余嘗假酒於楊時可，既而償之，時可不受，因以詩見餉，次其韻〉中云：「家雖有酒不自持，橫來澆我談天口」⁵¹，對楊時可來說，與趙鼎臣多一回詩歌往來，恐怕才是最快樂的。

無論以食求詩、以詩求食，所謂：「我歌短章持報辱，恐子詩成費追逐。好音佳惠不敢虛，寄以離騷三十六。」⁵²飲食的贈饋酬答，形成文人日常往來的一種對話方式與習慣，這是詩與食循環流動的結果，這也說明了食與詩在文人宴集以外的另類交遊方式與關係的開展；而無論兼具書信作用的日常候問與交誼往返，絕甘分珍的食味分享，或抒發情志的嘲謔表述，乃至於「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饋贈等，我們看到一種投桃報李的生活美學，及其所展現的、一種「從不停下來」的禮物美學，較之前代，北宋文人的飲食饋酬及其詩與食的流動關係，顯然複雜多了。

⁴⁸ 北宋·趙令時，《侯鯖錄》，孔凡禮點校（北京：新華書局，唐宋筆記史料叢刊，2002）頁51。

⁴⁹ 以上二詩，《全宋詩》14/817/9451。

⁵⁰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14/817/9458。

⁵¹ 趙鼎臣〈余嘗假酒於楊時可，既而償之，時可不受，因以詩見餉次其韻〉，《全宋詩》22/1310/14884。

⁵² 王洋〈又謝丁執中寄黃龍菜〉，《全宋詩》30/1687/18959。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59 ·

（三）食味、詩味與人生滋味的相契感發

本來以味論食即是繫連以味論詩的中心環節，如法國米雪·珍妮瑞特在《言文的饗宴》所說的：「詞語和食物在同歡的場景下結合為一體，它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時刻，讓思想與感官彼此擴大…重新調整吃東西的嘴和說話的嘴的相互依存關係。」⁵³北宋以來，詩人對食品熱烈描述與鑑賞，使得詩味論得到長足發展，成為宋代重要的詩學理論，⁵⁴而飲食的贈酬往來，則更促發了食味與詩味的互涉與流動。

蓋食物涉及地理節候，許多奇食異味往往先透過文人輾轉贈饋、品嚐而流傳開來，如蘇軾將筍轉送友人所說的：「庖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送與江南客，燒煮配香杭」，⁵⁵換言之，滋味的分餉需要知音。此文彥博（1006-1097）收到呂大忠的咸陽水梨而餉以太原鳳棲梨曰：「非報也，欲校其味耳」；⁵⁶李廌轉贈董耘所饋長沙貓筍予太史公，又承太史公酬贈之意而和之，可見兩人對於筍的滋味，可能比原贈者有更多共同的感受；⁵⁷王洋的〈徂父得洞庭柑，分送往往難遇賞者，因成小詩〉亦然；⁵⁸由是，透過「口有同嗜」的饋酬默契，知味與知音得到了初步契合。

其次，文人在贈饋的同時，往往會喚起了對方影像，想像對方收到禮物的心情，預期對方詩歌的回饋，因此食物的收受之間，也必須講求情感的平衡與契合，《演繁露續集》曾記載晏殊以生鵝饗梅堯臣，受禮的梅堯臣，因為一籠生鵝不能馬上享用，在謝詩

53 法國米雪·珍妮瑞特《言文的饗宴》，引見南方朔〈饗宴禮儀與文學的對話〉，收入焦桐、林永福主編，《趕赴繁花盛放的宴饗——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1999）頁8。

54 張思齊，〈宋代的味論詩學與蘇軾的詩味追求〉，《齊魯學刊》，2（2001）：61-65。關於詩味說，歷來論者極多，可參見陳應鸞，〈詩味論〉（成都：巴蜀書社，1996）；馬悅寧，〈論詩味理論的民族性〉，《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36（1999.11）：50-53；揚子江，〈“詩味論”的蘊涵與嬗變〉，《北方論叢》，166（2001）：78-82；何小庭，〈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千古妙喻——以味喻詩〉，《北京聯合大學學報》，3（1995）：80-87 等文。

55 蘇軾〈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之一〉，《全宋詩》14/799/9253。

56 文彥博〈蒙惠咸陽水梨，極佳快陶隱君謂梨為快果，太原鳳棲梨少許，納上，非報也，欲校其味耳，呂大忠運使惠〉，《全宋詩》6/277/3537

57 李廌〈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全宋詩》20/103/13629。

58 王洋〈筮父得洞庭柑，分送往往難遇賞者，因成小詩〉，《全宋詩》30/1690/19021。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60 ·

中稍露戲謔之意，導致晏殊不悅一事，⁵⁹如牟斯所說：「一個送禮者送走的是他自己精髓的一部分。」⁶⁰晏殊將自己一部分（鵝）送了出去，梅堯臣卻酬以戲詩，難怪晏殊要「得詩不悅」了，然而「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⁶¹，晏殊之不悅，恐怕也超乎梅堯臣的預料。如是從餽贈到酬答，在食與詩的交流中，雙方性格異趣已隱約可見，這大概也是文學集團所以分群歸屬的因素。

而食物的分餽帶著知音的探求，隨著饋酬的「對話」，也輾轉延伸到詩歌創作中，如魏野（960-1020）〈謝喬職方惠山茶〉說：「五鼎減來為異味，一簞添出稱閑情。兒童笑道真嘉饌，詩思因餐覺轉清。」⁶²山蔬野菜的清淡，讓詩人吃出一番閑情，詩思也隨之轉清。韓駒〈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所謂：「蕨帶寒山醬，筍兼頭子油。誰能知許味，一飽併無憂。」⁶³則筍蕨滋味與無憂之心相映襯，這是他的「知味」；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 僕答以酒〉說：「酒狂但醕酌，茶癖無咨嗟。古今二者皆靈物，蕩滌肺腑無紛華。清風明月雅相得，君心自此思無邪」，⁶⁴茶酒各以其不同之性味，蕩滌肺腑，讓詩人心思無邪；相對的，因上書言災而遭降貶的李綱（1083-1140），吃了友人寄來的石芝，因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甘」，以致於知味者少，讓李綱想到忠良苦口、至言逆耳的遭遇，所謂「中有至味難為言」，說的既是食味，也是人生滋味，是「幽人贈我」的深意，也是他「感而賦詩」之動機所在。⁶⁵

除了一般食餽，茶的清新淡雅最與詩人追求平淡的詩思相和，然而所謂「却恨竟陵

⁵⁹ 《演繁露續集》卷四：『晏丞相嘗籠生鵝饗梅堯臣，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引見曾棗莊主編，《中華大典·宋文學部·梅堯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618。

⁶⁰ 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頁22。

⁶¹ 梅堯臣〈宣司理餉蒸鵝〉，《全宋詩》5/257/3163。

62 魏野〈謝喬職方惠山茶〉，《全宋詩》2/79/903。

63 韓駒〈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全宋詩》25/1442/16635。

64 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 僕答以酒〉，《全宋詩》27/1538/17459。

65 李綱〈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甘，鮮有此味者，感而賦詩〉：「…中有至味難爲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茹茶多欲吐。清甘徐發齒頰間…幽人贈我意已深，一掬可比千黃金。世間此味知者鮮，往往既吐還追尋。我欲持久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於苦處辨忠良，若待迴甘真晚矣。」《全宋詩》27/1551/17613。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61 ·

無品目，煩君粗鑿爲嘗看」，⁶⁶蓋茶味清淡，非知味者難以辨別品論，故黃庭堅〈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爲賞音者，戲作兩詩用前韻〉說：「雞蘇狗蝨難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知味者誰心已許，維摩雖默語如雷。」⁶⁷詩人在乳花翻碗，響聲如雷的茶湯聲中，彷彿聽到了禪宗棒和，這是他品茶的感受；後來他送雙井給孔武仲（1041-1097，字常父）又說：「…故持茗碗澆舌本，要聽六經如貫珠。心知韻勝舌知腴，何似寶雲與真如。」⁶⁸他將茶味融攝於禪意之中，使得茶味、禪味與本心默然相應；而孔武仲則酬曰：「…飲罷清風生肘腋，吟成碧海登明珠。…多君藻思比華腴，新詩妙墨更如湖。」⁶⁹顯然孔武仲的期待是詩人飲了茶後，能滌蕩藻思，吟出一首首絕妙新詩。

另一方面，茶的苦澀回甘也是文人遷貶生涯的投射，熙寧年間（1068-1077），蘇軾到杭州，〈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讚美建茶性如君子，須「啜過始知真味永」，他還將各種溪茶山茗比擬君子小人，因有譏世之意，故詩末曰：「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⁷⁰「真味」與「詩味」互涉所形成的隱喻，成爲雙方的不可外傳的默契。後來他調任密州，〈和蔣夔寄茶〉回顧自己旅食生涯說到：「…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⁷¹此時，茶餅的煎法變成家鄉的符碼，茶的滋味與人生甘苦互涉流動，鋪敘成曲折深致的酬答詠歎。到了黃州，〈寄周安孺茶〉追溯自己喝茶的歷史，從早年「於茲事研討，至味識五六」，到「如今老且癩，細事百不欲」的「薄滋味」，他已不再講究茶的優劣了——茶味隨著人生況味不斷轉移，而透過贈酬的自我表述，形成他詠茶的獨特詩味。

飲食的贈酬大都是一種超越時空的、互不在場的對答，因此當書寫者開始提筆、閱讀者開始展箋之際，一連串的「召喚在場」與「應對想像」便開始啓動；滋味與文思游移往返於「在場」與「不在場」之間，於是雙方透過閱讀對方詩作，挑起飲食的經驗與記憶；而食味與情志的互涉流動，不只達到滋味與文思的雙重建構，而交映出特殊的飲

⁶⁶ 游師雄〈汲泉烹茶寄葉君康直〉，《全宋詩》15/843/9763。

⁶⁷ 黃庭堅〈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爲賞音者戲作兩詩用前韻〉，《全宋詩》17/1013/11566。

⁶⁸ 黃庭堅〈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全宋詩》17/984/11359。

⁶⁹ 孔武仲〈和黃魯直送茶二首〉，《全宋詩》15/881810270。

⁷⁰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全宋詩》14/794/9192。

⁷¹ 蘇軾〈和蔣夔寄茶〉，《全宋詩》14/796/9219。

食情趣，促成宋代詩味論的發展；同時，透過滋味、詩味與人生況味的隱喻，往往形也成文詩人情志之表述，這些都超越了禮物的日常倫理與一般社會性的稱報意義。

四、反常合道的戲乞美學

北宋饋酬詩中，以「戲」，無論「戲作」「戲贈」「戲乞」等為題眼者，都含有遊戲的意味；北宋——尤其是蘇軾以後，戲題之詩愈來愈多，成爲一種普遍現象，乃至引起後人「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的批評。⁷²事實上，早自司馬遷作〈滑稽列傳〉、劉勰《文心雕龍》討論「諧隱」以來，以詼諧、機智的語言文字爲主要旨趣的「遊戲／諧隱文學」便已存在，然而，「以文爲戲」畢竟偏離了中國傳統嚴肅的文學觀，因此魏晉時期，最早以諧謔筆調寫食物的束皙的〈餅賦〉，僅得到後來史家「文頗鄙俗，時人薄之」的批評而已！⁷³到了中唐，韓愈戲作〈毛穎傳〉，堅持文是可以爲戲的，⁷⁴柳宗元也肯定〈毛穎傳〉的怪誕戲謔，正文學自娛娛人的功能，由是，遊戲性的文學漸漸獲得文人的注目與接納；⁷⁵中唐以後，以戲入題的詩漸次出現，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皆有所作。⁷⁶至於北宋的饋酬戲作，一則是建立在當時文人對待生活的新方式上，亦即一種追求閑樂的「易樂精神」，⁷⁷也是吉川幸次郎所說的：「悲哀的揚棄」⁷⁸，這樣的人生態度表現在飲食上，成爲物質文明與消費的先驅符碼——來自各地的新奇食物、多元變化的烹飪技術與飲食情境所交融出來的各種感官經驗，轉變了文人「誠

⁷² 戴復古〈論詩十絕〉之二，《全宋詩》54/2819/33607；又元好問〈論詩〉亦曰「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全宋詩》54/2819/33607。

⁷³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束皙傳》（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影印新校本）卷51 頁1428。

⁷⁴ 《詩經》：「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見韓愈〈答張籍書〉、〈重答張

籍書〉，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551 頁5577-5578。

⁷⁵ 柳宗元：「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參引見楊明璋《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

⁷⁶ 如杜甫〈戲作花卿歌〉、〈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白居易〈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李商隱〈東下三句苦于風土馬上戲作〉、〈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皎然〈戲作〉等等。

⁷⁷ 關於北宋文人的易樂精神，參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144-161。

⁷⁸ 日·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頁32-45。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貪飲」的傳統食政觀，他們以純然的美感享受食物，體味各種新鮮愉悅的滋味——從團體的宴饗唱酬、三五的公暇聚會、到個別的贈餽往來——此歐陽脩所謂：「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故其爲言易而近……時發於奇怪，雜以詼諧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離，而況于詩乎？」⁷⁹

諧樂之詩夾雜著奇談怪論和諷笑詼嘲，既可以解悶忘倦，且出語輕易，體式多變而自成風格，因此熊海英先生說：「好的諧樂詩作也可以達到精微之境，作為一種美學風格，詼諧幽默是有價值的。」⁸⁰

另一方面，所謂的「趣」／詼諧戲謔，也建立在一種「反常合道」的詩學審美與人生態度上。所謂「反常合道」，本出於蘇軾對柳宗元《漁翁》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的審美觀，⁸¹黃庭堅也說過：「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發為訕謔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是失詩之旨。」⁸²黃庭堅將「呻吟調笑」的喜劇性美學質素引入了詩中，他自己以

「戲」為題的詩也有七十八首之多，因此說：「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⁸³以此，這些充滿了日常諧趣的報稱往來，無疑的淡化、消解了文人對仕途艱難、人生如寄的苦澀，此所以周裕鐸先生討論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時，認為他們各自以不同的人生體會，以遊戲人間的態度，將人生虛幻與禪宗詼詼反常

⁷⁹ 歐陽修〈禮部唱和詩序〉乃正月時，永叔權知禮部貢舉，韓絳、王珪、范鎮、梅摯同知，梅堯臣為參詳官，相與唱和，集為《禮部唱和詩》所作。《居士集》41 卷597 頁。

⁸⁰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76；又熊海英在討論北宋宴會的詩歌創作時，頗強調其娛樂功能，他認為宋代雜體詩大盛大半是會集中的筆墨遊戲，在手法上諧謔之作都出於戲筆，詩的題材內容比較世俗化、生活化，具有易樂風俗。頁74-76。

⁸¹ 反常合道既是一種創作與審美的理論，也是一種人生態度；歷來闡釋論述極多，如近年：張東焱，〈論反常合道——中國古典心理學研究〉，《文藝研究》6（1991）：63-70。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63-70。鄧滿姣、王勁松，〈分限與解構——論文學作品中的「無理而妙」〉，《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4.4（2006）：85-88。朱媛，〈從反常合道的修辭手法看「奇趣」詩學觀〉，《現代語文》（2008）：46-47 等等。

⁸² 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引見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342。

⁸³ 見於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所引宋·曾慥《類說》，收錄於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1），頁14。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64 ·

的思維方式結合在一起，⁸⁴形成一種反常合道的調笑戲謔。所以然者，如熊海英所言：由於中唐到五代以來國家權威的失墜和秩序的崩壞，士大夫群體開始尋找儒家學說作為挽救社會的良方，到了宋朝，儒家之道復興，士大夫文人群體因為明道義守節操而思想境界超出一般世俗之人，此蘇軾所謂：「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⁸⁵，黃庭堅則為諸弟子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⁸⁶

換言之，當理性的思辨無法詮釋或對抗、消解「道」（政治道德與理想）與「勢」（政治現實與處境）之間的對立衝突時，詩人既不能以理性的邏輯分析來伸張其道，亦不願消聲而妥協於勢，於是採取一種「反常合道」的嬉謔式的態度面對之。尤其北宋自元祐以後，文人因黨爭而屢遭遷貶迫害，在自我保護的意識不斷增強，而努力走向超越

的精神意向下，⁸⁷因此調笑戲謔反而成爲一種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反映在飲食生活上，則食物越匱乏，愈能調笑自若，詩意與食趣由是而生；這不只是一種詩歌創作的內在藝術機制，也隱含北宋士人對政治倫理與個人道德的高度期許。

以下就饋贈的各種諧謔戲味與問乞的餽贈往來，觀察北宋文人如何將戲乞的趣味與反常合道的生活美學點滴在飲食饋酬中。

（一）饋與酬的諧謔趣味

宋代是中國文學創作與審美範疇的發展歷史中，「趣」的成型期，⁸⁸而最早以

「趣」評詩，也是第一個大量將平凡的飲食生活帶入詩的創作領域中的，則是梅堯臣，⁸⁴周裕鐸：〈夢幻與真如——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係〉，文學遺產，3（2001）：69-143。

⁸⁵ 蘇軾〈與李公擇〉，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酬答書啓文》（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398。

⁸⁶ 黃庭堅〈書嵇叔夜詩與侄榘〉，劉琳等編《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1526。參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136。

⁸⁷ 錢建狀、尚永亮：〈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群體爲論述中心〉，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⁸⁸ 關於宋人趣的審美意涵，歷來所論甚多，可參見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範疇研究〉，博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2004.04。近則周甲辰：〈趣：鮮活的審美吸引力〉，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9：1（2009.03）：89-93 等。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65 ·

⁸⁹他的饋酬詩中便有不少充滿戲謔之作。

如〈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觜、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詩中說自己病中接獲家鄉來的海產製品，明知不能食，卻忍不住貪饞的景況⁹⁰；〈魏文以予病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則在感謝之餘，反言魏文因懼怕薏苡變爲野葛才送來的；⁹¹〈依韻和正仲寄酒因戲之〉乃繼〈嘗正仲所遺撥醅〉所作，調侃正仲之酒所以美，乃偷自王九清淮所傳；⁹²〈正仲答云鬻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一首，因正仲誤以毛魚爲鬻子，二者價不同，故梅堯臣戲之曰：「若論鬻子無從著，冤氣衝喉未可知」；⁹³此外，如〈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亦可樂也，輒以詩寄〉、〈贈裴直講水梨二顆，言太尠，答吳柑三顆以爲多，走筆呈之〉、〈前以甘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年襄陽人遺甘予，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這些瑣碎的贈酬事件，經過梅堯臣一幕幕放大檢視，反而充滿了細節的樂趣，可以說梅堯臣將飲食贈饋從禮的報稱酬答，轉向了日常情趣。

飲食饋酬的趣味，除了表現在事件本身，也隱藏在食物與收受之間的共鳴與互動，蘇軾的飲食饋酬便特別喜歡這種「戲作小詩君一笑」⁹⁴的自娛娛人，由於蘇軾當時在詩文書畫享有盛名，往往「其簡筆才落手，即爲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⁹⁵因此不少人藉贈酬得其詩，蘇軾也樂於從之，如元祐六年蘇軾在杭州時，歐陽季默他送油煙墨二丸，得到一首戲詩後，第二天又送來重二十斤的大魚，且堂而皇之的求詩，於是

蘇軾以東方朔自嘲，再作一首戲詩⁹⁶，雙方一來一往，都達到了收授的目的與樂趣；後

⁸⁹ 梅堯臣與余靖、司馬光是宋人中最早以「趣」評詩者，如梅堯臣〈林和靖先生詩集序〉中，以「知趣尚博遠」評林逋詩；關於「趣」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發展等，參見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範疇研究〉頁7。

⁹⁰ 梅堯臣〈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膏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雖然苦病癰，饒吻未能忌」，《全宋詩》5/247/2893。

⁹¹ 梅堯臣〈魏文以予病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安知惡已者，不願變野葛。」《全宋詩》5/247/2894。

⁹² 梅堯臣〈依韻和正仲寄酒因戲之〉，《全宋詩》5/255/3103。

⁹³ 梅堯臣〈正仲答云鬣醬，乃是毛魚 走筆戲之〉，《全宋詩》5/255/3103。

⁹⁴ 蘇軾〈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全宋詩》4/815/9428。

⁹⁵ 北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才識》（北京：新華書局1997）頁42。

⁹⁶ 參見蘇軾〈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明月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二首，《全宋詩》14/817/9451。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66 ·

來在穎州時，趙景貺來求詩，蘇軾聽說京都寄了酒來，於是求分一壺作潤筆，而戲詩曰：「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⁹⁷蘇軾將長瓶與小硯，自己與淳于髡作了戲謔的對比，讓人好笑。此外，他參禪卻不泥於禪，有一次參參送楊梅來時，他想到當時產楊梅著名的金家老嫗與禪宗公案中的婆子，而戲稱參參「不是老婆禪」，⁹⁸諸如此類，蘇軾易樂的生活態度，不只在嘲謔自己，也娛悅了別人。

如果說梅堯臣的贈酬戲味在於事件本身，蘇軾的戲味偏向人的互動，那麼若黃庭堅者，便善於以食物的滋味帶動食興，而形成的一種輕鬆、戲謔的飲食氛圍與話題。如〈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爲戲〉一長篇，他笑稱茶之珍貴可以「澆君磊隗胸」，抒解鬱氣，使晁无咎免於「鬢毛雪相似」，最後勸晁无咎棄酒就茶⁹⁹，透過此詩，我們幾乎可以勾勒出詩人飲茶的快意姿態。而〈便糶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郭彥能〉以反襯法讚美碧香酒形色香味，以致於他必須「重門著關」，以免「惡客來仇餉」¹⁰⁰。另外，他有四首贈晁深道消梅的戲作，其中以「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來形容消梅的酸，既誇張又具體而生動，最後是「渴夢和江起解顏，詩成有味齒牙間」¹⁰¹，黃庭堅將消梅的味覺感受，寫得層遞有韻，竟使得這個「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齒生津」的消梅在北京大大流行。此外，在〈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中，他舉東方朔待詔公車與杜甫掘黃獨充飢的故事，來調侃朋友：「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繭天雨粟。」¹⁰²；〈謝榮緒割鰾見貽二首〉調侃自己復葷酒後的感受是：「果然口腹爲災怪，夢去呼鷹雪打圍」；¹⁰³而〈謝何十三送蟹〉、〈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代二螯嘲〉、〈又借前韻見意〉四首，則描寫蟹可笑的形貌與滋味，其中擬代螃蟹發言，嘲笑龜蛤已不堪「把酒對西山」，¹⁰⁴充滿驕傲與自大，像一則生動的故事；如是，以一個沉靜

⁹⁷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14/817/9458。

98 蘇軾〈參寥惠楊梅〉（外集梅後有戲贈二字）：「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值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全宋詩》14/830/9601。

99 黃庭堅〈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全宋詩》17/980/1133。

100 黃庭堅〈便糶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郭彥能〉，《全宋詩》17/981/11343。

101 黃庭堅〈戲答晁深道乞消梅二首〉、〈以梅餽晁深道戲贈二首〉，《全宋詩》17/989/11388。

102 黃庭堅〈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17/1011/11552。

103 黃庭堅〈謝榮緒割饜見貽二首〉，《全宋詩》17/997/11435。

104 以上：黃庭堅〈謝何十三送蟹〉、〈代二螯嘲〉、〈又借前韻見意〉，《全宋詩》17/995/11427。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67 ·

自若的他者，黃庭堅將「呻吟調笑」帶入食的滋味體驗中，形成了他的贈酬戲味。

大抵而言，北宋文人易樂的精神與自嘲的幽默，使得贈餽活動充滿了各式形貌與諧趣，如孔平仲〈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將得酒前陰霾的氣候，乃至「飢腸及午尚未飯，更搜詩句無乃勞」的無聊心緒，和喝了酒後「兩頰生春紅勝桃」、「醉眼瞢騰視天地」的陶然心境作對比，彷彿一篇充滿諧謔的生活小品。¹⁰⁵若文同（1018-1079）

〈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李復（1052-?）〈戲謝漕食豆粥〉、李綱〈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等長篇戲作，或考察食產的地理特色、典事傳說，或詳述生態形色，乃至烹調滋味等，若為食物立傳，頗有韓愈毛穎傳的趣味。¹⁰⁶

至於北宋後期，國事飄搖、仕途維艱，文人們更以一種反向的戲謔，表達絕甘分珍、相濡以沫的情感思維。謝逸（1068-1112）〈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以極誇張的筆法，表達對友人贈物的欣喜與珍貴，所謂：「居首富兒門，肉食亦不飽。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飛蓬，敢謂美而佼。婦姑宵不寐，清餓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¹⁰⁷而李光（1078-1159）〈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長句謝之〉先幽默的表示自己「容貌雖衰齒尚堅」，再以「感君特地貽乾栗，知我猶能咬石蓮」點出原來友人「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¹⁰⁸同樣的，鄭剛中（1088-1154）面臨無米之炊，友人正好送來荔枝，不料荔子雨久而酸，於是詩人想著：若能像仙人一樣，將荔子變成米，那有多好？所謂：「安得仙人練丹竈，試將紅玉甌中炊。」¹⁰⁹——像這樣打破常規的反向思維，為詩人抒發細微情感找到了途徑，它賦予日常事務新奇的魅力，也讓讀者留下無窮的回味。¹¹⁰

¹⁰⁵ 孔平仲〈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16/923/10820，又孔平仲生卒年不詳。

¹⁰⁶ 文同〈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8/442/5393、李復〈戲謝漕食豆粥〉19/1097/12448，李綱〈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27/1560/17717。

¹⁰⁷ 謝逸〈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全宋詩》22/1303/14814。

¹⁰⁸ 李光〈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長句謝之〉，又其詩後自注：「來書言僕筆力不異往年，乃深究仙經道錄之效，因以為戲。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全宋詩》25/1425/16434。

¹⁰⁹ 鄭剛中〈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全宋詩》30/1696/19103。

¹¹⁰ 參見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03）：61-62。

(二) 贈而未達的嘲戲

宋人雖肯定、承認物質的重要，卻同樣強調不泥於物，如蘇軾所謂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¹¹¹因此他們也欣賞一種贈而未達、許而不至的樂趣。最著名的便是蘇軾的〈戲答佛印〉，佛印燒肉的辛勤與被偷的意外，造成一種情境的反差，反而讓人好笑，所以蘇軾得知後調侃他：「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¹¹²蓋饋酬的活動本來是在繫連與建構人際網絡關係，而饋酬的樂趣也在於人我的情感互動，因此能否吃得到便不見得那麼重要了。

有時路途顛簸遙遠，或訊息未能即時通達，食物的贈送過程中，很容易有失誤；蘇軾在惠州時，生活艱困，賴廣州太守章質夫「月饋酒六壺」，¹¹³有一次卻「書至而酒不達」，於是蘇軾「戲作小詩問之」，他以淵明自比，描述他掃軒、洗杯，高興的期待酒來，不料送酒的小吏跌了跤，摔破了酒瓶，六瓶酒「化為烏有一先生」，讓他「空煩左手持新蟹」，最後只好「漫繞東籬嗅落英」¹¹⁴這樣的情致，感染了後來的文人，彭汝礪（1042-1095）〈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韻奉寄，幸一笑〉，寫毛正仲寄了酒與雞頭到南陽給他，不料他已回襄陽，最後只收到了書信，因此彭汝礪笑稱是：「齊鵠順風飛上天，空籠遂至扣猶全」，因為酒與雞頭皆不見，他最後只能畫餅充飢，想像「琥珀千鍾滿」、「珠璣一樣圓」的美好滋味。¹¹⁵至於沈興求（1086-1137）則學蘇軾調侃友人，〈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意〉說：「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即使如此，他還是期待著叩門聲，可惜「只有珠璣落窗几，空教口角墮饑涎。」¹¹⁶

¹¹¹ 《中國美學資料選編上》頁33，轉引自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149-150。

¹¹² 蘇軾〈戲答佛印〉，《全宋詩》14/831/9628。

¹¹³ 參見清·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詩題下所引陳師道《談叢》：「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卷39 頁2043。

¹¹⁴ 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全宋詩》14/822/9524。

¹¹⁵ 彭汝礪〈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韻奉寄，幸一笑〉，《全宋詩》16/900/10547。

¹¹⁶ 沈興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意〉，《全宋詩》29/1677/18793。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另外，還有一種「許而未到」的情形，如黃庭堅〈陽從道許寄金橘以詩督之〉一詩，蓋時以入秋，是金橘成熟時，而答應寄金橘來的友人卻依然無消息，因此黃庭堅作詩催他：「霜枝搖落黃金彈，許送筠籠殊未來。」¹¹⁷又，〈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詩〉亦然，詩人描述春天到了，春酒已成，蓴菜已熟，唯「霜鱗未貫柳條來」，於是他進一步推測：「日晴魚網應曾曬，風軟河冰必暫開」，總之，這時鯉魚應該要送來了…

118。又如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同樣的提醒答應送苦筍的友人：「苦竹岡頭竹似雲，劉郎何事不揮斤？」並且表明：「且看分筍不論斤」只要有筍下箸，多少都無妨。¹¹⁹他的〈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說自己急需雙井茶，以免：「睡眠昏昏睡不開，可憐辜負小窗梅。」¹²⁰

以上等等，無論未達的情況如何？原因為何？本來都應該是一種負面的訊息，然而詩人卻翻轉情境，把它當成可以戲謔玩笑的生活樂趣，或調侃，或督促，或自嘲，反而顯現出一種鮮活的奇想與衝突的樂趣，而造成寓含深意的情感思維，這正是所謂「反常合道」的藝術筆法與智慧表現。

（三）反客爲主的求贈戲乞

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在社會安定繁榮，生活境遇得到改善的條件下，宋代士人「不僅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內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時進入世俗生活的體驗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豐富生活的質量與內容。」¹²¹因之，無論飢貧與否，他們通常不諱言自己對物質的需求與喜愛，在食與詩的交際往來中反客爲主，從被動的接受轉而主動的求索，於是所謂求贈、求乞、戲乞的詩也多了起來。

如李之儀紹聖四年（1097）罷爲原州通判，原州傅家有醋聞名，有一次傅子淵送了一罍「激灑香馥郁」的薺醋給他，讓病衰的詩人食興大增，只憂心食盡而無可續，甚至不能記下做醋之法而空自嗟嘆，¹²²由於念念不忘，後來聽說傅家有消暑的冷淘醋，於是

¹¹⁷ 黃庭堅〈陽從道許寄金橘以詩督之〉，《全宋詩》17/1011/11548。

¹¹⁸ 黃庭堅〈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詩〉，《全宋詩》17/1021/11667。

¹¹⁹ 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全宋詩》26/1519/17282。

¹²⁰ 周紫芝〈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全宋詩》26/1526/17350。

¹²¹ 引自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149。

¹²² 李之儀〈謝傅子淵惠薺醋〉，《全宋詩》17/964/11231。

迫不急待問求之，〈問傅子淵求冷淘醋〉一詩中先以誇張的筆法描述傅家調製冷淘醋麵的盛況：「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巾鉢紛紛似流水。銀絲百遍連夜具，大解行壘如酒醴。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簇春羔銜紅綠。一窩隨首髮猶粗，妖冶均啁笑相續。」如銀絲般的「冷淘」（涼麵），加上酒醴而成的醋，再和以「研乳磨薑搗椒薤」，清涼淡爽的滋味，讓人感受不到邊域的暑氣，彷彿置身廬山間；不僅如此，此醋還可以去葷羶、醃蒼蔔，難怪李之儀愛不釋口而急欲「且向箇中求一則」了。¹²³又如仕途起伏、歷經南烹北食的葛勝仲（1072-1144），對於海邦珍品「鰻魚」極嗜愛之，〈從人求鰻魚〉說鰻魚洗淨後用薑桂煎調而食，有「視書已覺明病眼，點酒偏能醒醉魄」之效；他更開玩笑的表示：要像當年的褚彥回一樣，即使貧薄，得了鰻魚，還是千萬錢都不賣，何況有了鰻魚，好食痴的南朝劉穆之便不必鞭僕榜吏了。¹²⁴而好食蟹的張耒（1054-1114），¹²⁵在九月霜落的季節，想起了漣水如黃金般沉重閃亮，螯肥肉白的螃蟹，於是〈寄文剛求蟹〉向友人發出：「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的渴望與催促。

黃庭堅因家鄉以雙井聞名，常常應他人索求，如〈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詩中描述「寒泉湯鼎聽松風，夜堂朱墨小燈籠」的品茶風雅，最後笑稱自己沒有「纖纖

來奉碗」，只好「惟倚新詩可傳本」，¹²⁶相對於茶的清淡風雅，酒滋味濃烈，所謂：「欲醉則飲酒，欲醒則烹茶。酒狂但酩酊，茶癖無咨嗟。」¹²⁷就張顯性情、帶動戲謔氣氛來說，茶的風雅畢竟不如酒，因此在贈饋活動中，酒的乞索反而別有趣味。如邵雍（1101-1077）〈問人丐酒〉說自己雖「百病筋骸一老身」，還是愛酒，然因「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所以必須求人家釀¹²⁸。沈遼（1032-1085）答〈泰叔求桂漿〉敘說初得越人遠寄的桂花酒，香氣醞鼻，急忙遣小奴分送客，卻發現「夜來已敗不堪嘗」一

¹²³ 李之儀〈問（聞）傅子淵求冷淘醋〉，《全宋詩》17/965/11236。

¹²⁴ 葛勝仲〈從人求鮫魚〉24/1364/15621。又，鮫魚即鮑魚。關於褚彥回、劉穆之事，參見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26「鮫魚行」引《南史·褚彥回傳》與《世說·劉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06）頁1321。

¹²⁵ 張耒〈寄文剛求蟹〉，《全宋詩》20/1184/13391。《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三引《梁谿漫志》之載：「張文潛好食蟹，晚年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608。

¹²⁶ 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隻并簡揚休〉，《全宋詩》17/986/11371。

¹²⁷ 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僕答以酒〉，《全宋詩》27/1538/17459。

¹²⁸ 邵雍〈問人丐酒〉，《全宋詩》7/364/4483。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71 ·

事。¹²⁹而好酒人人愛，即使僅能濕飲的蘇軾亦然，元祐六年，蘇軾在穎州，聽聞京都寄了酒給趙景貺，第二天馬上藉潤筆之由，「求分一壺」；¹³⁰張耒也有一首向孫志康催問家釀的詩，他表示雖然市有旗亭，官亦有酒壚，然而「薄乃捩齒酸，一滴不可沽」，詩人聽說孫志康家釀得異人密傳，且「前日聞吉語，糴米已在途」，因此迫不急待「作詩以訊之」。¹³¹他如黃庭堅〈次韻答秦少章乞酒〉、張耒〈寄曼叔求酒〉、晁說之〈乞酒〉、趙鼎臣〈猶子奕來乞酒，戲以詩餉之〉等，無論「玉瓶未至涎已流，想見豔激浮金甌」，或「頗憐陶令徒全美，只肯丁寧乞食言」等等，¹³²詩人述酒味、說酒事、敘酒情，各有其因緣渴望與自嘲的諧趣。

然而，另一方面，自陶淵明以「乞食」為題，高唱：「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後，「乞食」一事也不斷引起後人議論，蓋古人不食嗟來食，何況淵明的叩門而乞？於是唐代詩人王維批評他：「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¹³³然而，文人因亂離、不遇而遭飢貧者，比比皆是，如避亂秦蜀，掘黃蠟、撿橡實的杜甫，雖然有「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幽默，¹³⁴到了途窮計拙，還是發出了：「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之聲，委曲憂悶之情，也不免躍然紙上。至於北宋，文人對於乞食一事則有不同的看法，蘇軾說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之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可相待，此士所以窮也。」頗有悲涼、同理之慨，他更認為〈乞食詩〉流露了淵明性情之真：「淵明飢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¹³⁵黃庭堅〈樂貧齋詩〉亦有：「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的想法；雖然葛立方認為「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然

129 沈遼〈泰叔求桂漿〉，《全宋詩》12/717/8268。

130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14/817/9458。

131 張耒〈孫志康許為南釀，前日已聞糴米，欣然作詩以問之〉，《全宋詩》20/1160/13088。

132 二句《全宋詩》：張耒〈寄曼叔求酒〉20/1163/13122，晁說之〈乞酒〉21/1210/13762。

133 王維〈與魏居士書〉，參引見張文桓：〈關於陶淵明乞食詩中乞食行為的考證〉，《九江學院學報社科版》3（2006）：1-6。

134 杜甫〈空囊〉：「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全唐詩》卷225_75

135 以上蘇軾〈書淵明乞食詩後〉、〈書李簡夫詩集後〉，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序跋送別文》（江西：岳麓書社，2000）頁795、775。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72 ·

而山谷卻說：「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過青草湖〉），可見宋人對待飢貧的處境頗為豁達，亦不以索乞為愧；¹³⁶由是，北宋饋酬詩中所謂的貸乞索求，雖承淵貧乞之姿，然而更多是超越貧乞之實，展現個人與時代獨特之姿——一種反常合道的審美趣味生命哲學。

北宋第一個公認貧窮、領會淵明貧乞滋味而見於言語的詩人，是「筐篋成書莫知數，田園生計獨無錢」的梅堯臣。¹³⁷梅堯臣雖不見直接乞食之題，卻有不少答謝別人贈貸的詩，〈持國遺食〉說：「乞食非為貧，妻病妾且死…遺我我所恤，食我我所恥。我恥曾我求，我恤寧我止…漂母殊下鄉，為惠得終始。」¹³⁸可見他對於「乞食」或受贈，有一定的堅持與看法：其一，不能因於自身享樂的需求——蓋不同於美食佳餚的滋味享受，米糧的收授惠乞，往往意味著生活的急刻匱乏；其次，還要講究與相贈者「漂母」相知的情誼關係。因此，在〈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中，梅堯臣先將自己的貧困，與東方朔、韓信、陶潛等人相提，繼而表達對歐陽脩、杜挺之二人先後贈糧的感激：「前時永叔寄秉粟，一秋已免憂朝昏。今君益之薪與菽，老馬病骨生精魂。」最後再次強調杜挺之的贈遺是「均於朋契惟義厚」¹³⁹，詩人雖匱乏，卻常常感受到「與君共貧君餉我，吹藷不學屈大夫」的情義，¹⁴⁰因此，他更拿前賢作為例：「幸存顏氏帖，況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為。」¹⁴¹於是，無論乞米與乞食，都無須不安了。

北宋後期，遭貶謫除名，困居嶺表的元祐文人鄒浩（1060-1111），有一首〈送米〉長詩，詩中的他，雖已面臨「甑中如見欲生塵，不待人言廩自傾」的窘境，依然自嘲：「糝作藜羹誇舉挾，剖為釣餌戲沉淵，只疑好事傳將去，飯顆興嘲有謫仙。」後來朋友送了米來，他還笑說：「未擬更求佳傳報，且先分當酒家錢…」依然不見匱乏之憂。¹⁴²至於北宋末年，動盪亂離，文人南下者更多，生活也更艱鉅，然而他們往往將匱乏當成

¹³⁶ 引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20，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1983）頁653。

¹³⁷ 劉放〈傷梅聖俞直講都官〉，《全宋詩》11/610/7230。

¹³⁸ 梅堯臣〈持國遺食〉，《全宋詩》5/248/2919。

139 梅堯臣〈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遣予薪芻豆〉，《全宋詩》5/252/3019。

140 梅堯臣〈江鄰幾邀食餛飩 學書謾成〉，《全宋詩》5/252/3020。

141 梅堯臣〈貸米於如晦〉，《全宋詩》5/252/3012。

142 鄒浩〈送米〉，《全宋詩》21/1243/14044。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 173 ·

一種玩笑，家居不仕的江西詩人謝邁（1074-1116），其〈次董彥光乞米韻〉先嘲弄朋友「朝飢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的飢相，還告訴他：「細君截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君粟。不妨更就乞檳榔，他日金杵供一斛」¹⁴³蓋乞粟不如乞檳榔之易得也。諸如此者，不若「杜陵飢客」之潛悲辛，¹⁴⁴北宋文人的乞貸粟米，其實顯現了在羈旅飄流中相濡以沫的朋契之義，而表現出一種反常合道的自在、戲謔與超脫。

以上，有別於所謂「嗟來食」的乞索，北宋的乞索問求其實是飲食饋酬的另類形式，無論海產珍餚與茶酒的乞索問求，都是一種滋味的分餉，也同樣是文人繫連情感、尋求知音的交遊方式；而比之贈饋，問乞與索求帶著更強烈而負面的表象詞義，來傳達絕甘分珍，乃至相濡以沫的餽贈情感，反而彰顯了彼此間無礙掛的親密關係，其反常合道的意味更加濃厚。

五、結論

北宋的飲食饋酬，不只是一種食與時的投桃報李，從食味分享到詩贈往返，從絕甘分珍到相濡以沫，從日常分餉到戲贈乞食，其間內容情調之轉變，食味與詩意之交流活動，除了逾越時空的滋味品鑑，也一再彰顯了北宋文人知音相契的交遊情感，與其反常合道的諧謔易樂；再者，如果說經常性的游宦、頻繁的貶謫與文酒詩會，是宋代文人的社會化歷程與生存方式，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盛唐作家主要通過科舉求仕、邊塞從幕、隱居買名、仗策漫遊等方式完成個體社會化的歷程，從而創造出恢宏壯闊、奮發豪健的盛唐之音…宋代的更大規模的科舉活動，所造成的全國性人才的大流動、經常性的游宦、頻繁的貶謫，以及以文酒詩會為中心的文人間交往過從，就成為宋代作家們的主要生存方式了。」¹⁴⁵那麼，宦旅中的贈饋酬答，無形中便提供了文人一場場逾越時空的日常對話，在食味與詩興的交流中，不但消彌了地理上的空間距離，撫慰了雙方異鄉的困頓失意，同時表達情志，尋求知音，乃至個體生命意義的認同；更進一步，在自娛娛

¹⁴³ 謝邁〈次董彥光乞米韻〉，《全宋詩》24/1373/15771。

¹⁴⁴ 蘇軾〈續儷人行〉，參見莫礪鋒〈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從陶淵明到蘇軾〉，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¹⁴⁵ 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文學遺產》，3（1994）。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

· 174 ·

人的諧謔戲作中，消解人生苦澀，蓋食物不只維持生命所必須，同時也是奢侈與缺乏的象徵，而透過飲食可以探索自我，以及生活的空間，因此Juliana Mansvelt 說食物是「具有軀體特質的身體」¹⁴⁶；換言之，「絕甘分珍」所共享的，絕非食物的滋味而已，而是

仕宦人生中的甘甜苦澀，此所以北宋時期的飲食贈酬，從滋味、詩味到人生況味，其互涉、流動已超越了日常性的社會往來，而成爲時代獨特的詩學審美與普遍的人生哲學。

¹⁴⁶ Juliana Mansvelt, 《消費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呂奕欣譯 (台北: 國立編譯館, 2008) _____116-21。